LIBRARY
MAY 3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F32H7
1863
v.9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四

明盱江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　演輯訂

十世孫　忠奕　十一世孫　振節　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桐鄉姚弘源　同里葉大魁　仝較

十二世孫　潛　十三世孫　聲　沛浩潤　重編

序

贈林公輔序

不安於小成然後足以成大器不誘於小利然後可以立遠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衒者竪子之雄非豪傑之士也天之所賦於我者若是其大也吾充之

盡其道則可以運陰陽而順四時輔天地而遂萬物窮可以希孔孟達可以侔伊周彼或負一才挾一藝安之而自足者自賊者也吾之所有者不以祿位而加不以丘園而損者養之得其義可以與日月同其明河海同其容施之澤四表斂之善一身彼或不知自重而爲外物所移奪者自輕者也豪傑之士則不然舉世推其賢而不以爲德衆人被其惠而不以爲功予之以卿相之位而不以爲榮布衣蔬食處乎陋巷而樂之不厭非薄乎當世之事而好惡異於人也其所志者遠故常若不至內有足樂故在外者不足

以汨之世之急於求名者實不足恃也切於趨利者義不明而所見者狹故也夫操不足恃之實而徼過情之名秉不當理之義而竊苟且之利內望於成已外望於立功皆難矣乎余求士於今世病乎此也久矣思得如古豪傑者而友之而未之見然見可語者則以吾心告之聞吾言而笑者有之毀予以為迂者有之求其與予合者亦未之見予未嘗不嘆以為豪傑之士難乎其人而有志者亦少也今年來京師始獲同郡林君公輔公輔長予一歲為文章善放詞馳騁然察其志殊不以此為足每慨然論事雜以諧笑

若能輕外物者而喜談古今豪傑事以自况予每爲之撫掌嗟乎斯民之困極矣困極必通上之人求其人用之而未之遇吾與公輔豈虛談哉不安於小成不誘於近利而就乎遠者大者吾與公輔志也苟怡怡然自喜奕奕然自衒則夫人皆是矣於乎其尚以爲戒哉

贈鄭顯則序

天下之論文者嗜簡澁則主於奇詭樂敷暢則主於平易二者皆非也文不可以不工而惡乎好奇文至可以不達而惡乎淺易淺易以爲達好奇以爲工

何不至於怪且俗哉善爲文者貴乎奇其意而易其詞驟而覽之亹亹覺其易也徐思而繹之雖極意工巧者莫加焉若是者其爲至文乎聖賢之文與後世之詞純駁工拙多寡不大相遠也而世人望之若天然不敢指擬之者以其不務奇其詞而奇其意故舉天下好奇者莫及也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而惟詞之修安在其爲奇也哉日月之在天躋於東而行於西昏明於晝夜盈虧於晦朔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易也天固不規規然求易以駭人之視聽然愈久而彌新愈廣而無窮則爲奇也大矣尚何以異爲哉至

於鬼燐之變滅不可以理推其跡雖似乎奇而其爲明也微矣近代文士有好奇者以誕濫之詞飾其淺易之意攻訐當世之文昧者羣和而從之而三吳諸郡爲尤甚此皆挾鬼燐而訾日月者也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然不除滅而禁斥之何緣復古之盛乎今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擇太學之士而教之吾郡鄭君顯則與焉顯則爲文不好爲奇而亦不流於易蓋學而得其正者也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其趨古人之道以自見於世其業凡大者可期也况於文乎今猶

未之遇也烏得無慨然矣乎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安知今之文果不古類耶顯則誠以吾言求之有合於吾言者吾不謂之今之士也

送石君永常赴河南僉事序

予同鄉之友石君永常繇進士高第爲行人會今上嗣位拔用俊良其僚之長薦行人之尤者永常與焉擢爲河南憲司僉事告行於余余執盞而問曰河南天下之要地治郡縣繇亘數千里而憲司操其平人有不得其願欲者必赴愬焉子之爲政也奚先永常曰於賢者愛之保之如圭璧惟恐其或見傷如黍稷

惟恐其或無成於不肖者則斥而抑之不使其有立
也芟而剔之不使滋且殖也若是何如余曰可矣然
未也永常曰謹學較之訓嚴禮義之節求遺老先生
而尊教之使善者有所慕惡者有所愧若是何如余
曰美矣然未也必也端其本乎本安在心是也子其
正乃心嗜欲不形好惡不傾是非咸得其正然後可
以爲正矣本之不治而欲以法矯乎人以教變乎俗
未見其能化也天下所貴乎執憲之臣者非所以揣
較法律用之不差之爲尚也以其能化之於法律之
先而使之不抵乎法也使執憲止乎法律何不取吏

之習法者而任之而必擢取儒者而爲之乎然則天子之意可知也子行矣子欲不言久矣子賢友也雖欲不言烏得而黙諸然余日待軒陛間覩聖明之政其於用法最詳且慎也子其慎於用法也哉永常謝曰敢不從吾子教規於是其僚聞之知永常果不負乎薦擢也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俾爲書其說以爲序

贈周履素序

聖人之道雖高深博大然其要不過乎修己以治人始於播灑唯諾之微而終於盡性知命遠至於五禮六樂萬物之統萬事之變無所不究而近卽乎彜倫

之序不失其常旣有得乎此其推之爲政教宣之於言語以用乎國家天下若水決川馬行陸驅長風以舟乎海也古之君子出環堵之室而任天下之重順運安行不動氣貌者所學皆可用而未甞爲無用學也近世之士不然其所爲學外其身與天下而舉不切乎事考其所施而程其所有判乎其不相入間有求其要者往往失乎先後本末之倫而功烈卒不足追古人之盛世之學者舍法家文吏則無所爲師吾深病而竊悲之欲從願學好古之友相與講唐虞夏商之書蘉周公孔子之典內淑吾身而推其餘以給

夫世用而未之逐歲之初吉天台周復素徒步訪予於緱城山中留而與之談數日其志意才藝有可樂者且聞其所居奇山大谷間多特異士好學而與之游者甚衆烏知無與余同志者乎人恒患不好爲學然好學而不知所好猶不好也知所好而不先講乎修己治人之方好之無益也復素知所好矣其來也吾樂之而以未見其所與遊者爲憾也於其去告之故使歸而講習焉庶幾無蹈予之所病而相勉爲有用之學也哉

贈王仲縉序

饑而食飽而嬉營私而鶩利生無聞而死無述者衆人也食焉而思思焉而行不憂其身之窮而憂道之不修不懼其家之無財而懼乎名之弗揚者君子也衆人之所爲切於身而見效近故人之趨事者夥君子之所務事既緩而功亦遲故衆人多笑之而不知衆人之所爲又君子之所悲也吾昔年舟還自金陵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此元僞吳張氏宮也余問今其家安在則已無噍類矣問其人名字則已莫有知者矣及至錢塘道西湖舟人數謂余言林處士事曰此處士故宅也此處士墳墓也此處

士曾遊之地也余未嘗不爲之太息方張氏盛時擁
數州之富擅王侯之貴驅百萬之人以給其所欲其
車服宮室妾媵珍寶騶從師徒僭擬乘輿而自謂一
時之雄矣而今未下十年乃若此處士在宋時破廬
敝童羸重野鶴出入於烟霞水石間其窮困莫比今
越二三百載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則區區之富貴
者何足道而士之貧賤又何足憾哉且處士特一詩
人其自立者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有以明斯道
而淑來世猶能如是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吾友
爲傷王仲縉年少好學其所志甚美而其鄉人竊笑

之以爲迂仲繒告余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故告以斯說使仲繒知爲學之足恃而益思自勉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不暇笑人而自悲也

贈郭士淵序

天地有至神之氣日月得之以明星辰得之以昭雷霆得之以發聲霞雲電火得之以流形草木之秀者得之以華實鳥獸之瑞者得之以爲聲音毛質或騫而飛或妥而行或五色絢耀而八音和鳴非是氣孰能使之哉山以是而不動水以是而不息有時而崩潰溢涸者是氣滯而不行鬱而不通也惟人者莫不

得是氣而雜得其純得其至純者聖人養而至於純
者賢者也是氣也養之以其道上之和陰陽下之育
庶類以治天下則均以事鬼神則格以行三軍則勝
其事君則忠臨下則仁居乎富貴而不驕處乎患難
而不懾施諸政事秩乎其理也發諸文章煥乎其達
也立乎朝廷則近懷而遠服百王畏而四夷恐豺虎
蛇梟遁跡而深逝鳳鳥來而麟龜出非至神孰能致
是乎二帝三王之盛是氣伸而在上故政教修而禮
樂作及周之衰是氣屈而在下無所於用則爲孔子
之春秋易禮以誅暴亂範倫紀其後孟子得是氣說

東方諸侯輔以致治而不能用則著爲七篇之書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謂是乎秦漢以降是氣分而不全賦於人或得之而不善養或善養而不遭乎時漢文帝唐太宗嘗用之以致治諸葛亮嘗用之以誅篡賊韓愈嘗用之以闢佛老他若董仲舒賈誼司馬遷楊雄皆用之成一家言雖不及於古其屈而在下則一也至宋人君能以道德作海内之氣故周程張邵朱子皆以是闡孔孟之道幽者使之明鬱者使之宣闢邪說而驅之完羣經於既壞而司馬光亦以是更弊法歐陽修蘇軾亦以是變詭僻險惟之

文其後文天祥復以是不屈於夷狄使夷狄知禮義
之可畏是氣之有益於世也大哉信乎不可不作是
氣也今天下承禍亂之餘伸而在上發是氣於文章
者太史公而已繼公而復古之道者吾不知其誰也
吾嘗以爲井田不行民不得康正統不定四夷恣橫
而道無餘施竊欲排羣言而一反之闢孔孟之道於
今世而聞者交誚余吾邑郭士淵獨以爲然士淵能
文章學於太史公而未得志於世吾服其材而又感
乎命也嗚呼士淵其得是氣之幾純者乎在乎自養
之而已養之誠以道伸於上而施諸人天也屈於下

而垂乎後亦天也吾其違哉於人其違吾乎哉此句疑有闕誤衍文

贈趙教諭序

不知者謂仕莫易於教官知者則謂其職爲最難夫爲之難者非病乎位不崇而不能服人也非憂乎祿不豐而不足以資其身也亦非記問不充而無以應學者之咨詢也惟患乎吾身之德不明而無以啓人之昏吾身之行不能而無以起人之困故一言未脫乎齒而衆譏或叢於耳一動作接於人而羣猜或昔於身斯其爲可愧也斯其爲可恥也豈非甚難而不

易乎雖然吾身畢不病乎位之卑則無慕外之非而可以師柳下惠士師矣可服乎人者不在茲歟不患乎祿之薄則有自得之樂而可以為孔顏之學矣資於身者不益博歟則能背舊聞而有新得則自可以應學者旁求而遠索將覩古人之遺編為糟粕而凡以記誦自多者曾不滿乎一噱矣如是則德不患乎不明行不患乎不能人之昏者有不能啟之乎人之困者有不能起之乎吾之一言一動皆足以法於其徒而衆謂摹倣不能及於吾矣將愧我而畏我夫何愧人而畏人人恒難於所易而我能易其所難豈不

尤貴尤賢哉於乎吾嘗爲師故知其難爲始也不知巳未能而遽責人以必能故人恒我憎不知巳之不足而責人以巳服故人不我欲後也思欲以是勉人必先以是自勉故人亦我善思欲以是責人必先以是責身故人亦我親今吾去師位也巳久每思之凜乎其若履朽惟子之賢克任是道敬之懋之令聞永保

贈王生序

王生處甚卑而志甚高亦有才氣　居顯要者觀士爲所取哉人譬諸器也佐譬諸　所愛

也加　以黎模不能損其可貴彼土偶以文繡能
志其土偶之質乎才之與位不相謀也久矣君子觀
其所存而已矣其所遇奚較焉漢中王生年二十餘
調爲寧海關市吏其容凝然其氣充然其守甚確而
志不凡近供職之暇輒袖古書從人講說乎仁義道
德之旨而深求之若不見其所處之陋者語及勢利
之所爲則疾之如所讐怨人多異而稱之吾觀世之
以士名者一不得所願則去廉耻毀節行從而與俗
渾不復肯自奮拔思稍別於庸人而生獨不然此其
所存者足貴矣夫人有可貴而不知則爲瞽知而不

稱之於世則爲隱余不敢隱於生也然後與之言以失言病予且爲生病者非君子之道也 原多誤

送河南僉事湯侯序

天佑人主而俾之創制立政以開悠久之業必生奇才異能以供其一時之須使之無求而不獲無欲而不成端拱揖麾而庶事畢治故漢之興或出於刀筆而爲之次律令或起於薦紳而爲之定禮儀或拔於行伍而爲之申兵法至於章程律曆莫不有其人爲之明一代之制而當時中外之政未聞有不理者夫以漢承秦坑滅之餘賢才宜其難遇也而與主一時

羣英蝟興踰其所向靡不如意豈人謀之所能及哉誠非天有以相之不可也國朝承有元用夷變夏之後文獻彈耗皇上臨御蕩滌惰驕作新士氣廣大學以育俊茂未幾才能之士充溢四海居弼贊之任則著慎密忠敏之績列糾正之位則有明肅公廉之聲往往皆如夙成穎然絕出於時以致當世之治茍以爲問學積累之素則人力不能若是之速也庸非天之所相乎予比年往還河南閩士民稱按察僉事永嘉湯公正傳之賢其達於體要也宿儒舊耆有所不能逮熟於情僞也銖姦兩黠有所不能逃遇事敏決

而應機立斷執理堅確而奮起勇決居官三年吏畏而民悅之闔境數千里之地莫不稱其美而想慕其爲人而正傳年甫三十耳其於政事果孰傳而孰授之也哉疑也而若或悟之爲也而若或輔之思慮之所營耳目之所察皆若有物以默賛之者是則所謂天佑國家而賦其才者非邪夫才之難也久矣吾丘壽王妙年能文而治民無稱黃霸長於治郡而相業不顯工於此者多短於彼優爲一職者大體或病焉此全才卓識所以難乎其人也今正傳之賢固非壽王輩所能及行將以治績受寵擢居大位益務寬厚

之量敎誠明之學以古大臣之業自勉使今之行乎河南者他日行於天下而後世稱當今得人之盛於正傳有遇焉非大丈夫之志願哉予於正傳所居爲僻郡所業爲同道與之言論志趣又有同者於其考績於朝者不獨稱其美而以遠者大者望之非私正傳也所以樂道斯世之得賢才也

贈河南王僉事序

遇時而得位者衆人之所慕非君子至樂之所存也有位而澤加於民志伸於時上有以得乎君次有以顯乎親此則君子之所樂者乎人孰不居乎位也而

位之可以行志者鮮位可以行志矣患乎才之不充才足可爲矣患乎道不足信乎上此士之樂難乎其全也抱有爲之才居可爲之地而受知聖明以光耀於天下王侯履道其人乎履道繇博士弟子員自西蜀來京師不數歲擢僉河南按察司事行部於外勸學禮士搏姦擊强擿發僞渝威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咸大畏服會縣長吏有不法懼履道按之歛民金錢欲賂其左右履道以狀聞天子嘉嘆稱善下璽書遣使者賜衣服錢幣所以褒予者甚盛于是履之道名赫然聞於朝廷而播於四方是時履道春秋尚富

居河南已三年太夫人就養官所僚佐亦觴爲壽共嘆其爲賢子夫人亦欣欣焉爲之飲食盡歡履道于是乎爲可樂矣雖然君子之樂非特欲樂乎已必欲推之於人使之有以同吾樂也故已有善則思天下之人皆善已獲所願則思天下之人皆得遂其生夫豈徒榮一身也哉聖天子任賢圖治之心如饑渴褒嘉良臣以風厲羣下望於履道者益有在其尚無以所至爲已足而益思推所樂以及人以報天子之厚恩詩不云乎爲君子使媚於天子又不云乎爲君子使媚於庶人此士之所以爲可樂而能全者乎

送徐思勉之山東按察司僉事詩序

以刑罰禁人不若以禮義化人之易入也以言貌察人不若以行事試人之易見也古人治道乃於今而有遇焉皇上嗣登天位念習俗之陋貪詐者之多以爲昔者治之以法而犯者滋衆豈非教化有未至歟乃蠲逋租赦死刑選擢良吏以治海内除民之所患苦而與之以所歡未及期年萬姓協和四方丕變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爲榮而不貪祿位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爲常而耻言貨財上而朝廷下而窮邦小邑皆思洗濯瑕垢以自歸於善可謂盛矣上猶以爲

未也親擇廷臣二十有四人爲採訪使以觀風謠燭幽隱利民之事得以便宜行之歸是天下忻然謂太平可立致使者之出莫不自奮厲各思建明圖畫以求稱任使之意及既事還朝卓卓以政事聞者蓋居其半給事中華亭徐君思勉有聞之最者也天子以爲可用會大同有警復俾持詔往撫慰兵民思勉精敏勁正所奏舉皆切時事其能愈彰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即授按察僉事將行其僚友喜思勉之受知於上而樂聖朝賢才之衆也爲詩以餞之而以首簡爲屬昔周之中興也宣王善於修政用賢而賢才

衆多詩人歌之韓奕烝民崧高諸篇皆餞行之辭也而烝民特爲仲山甫徂齊而作其揄揚德業爲尤盛至今觀者如逢其時見仲山甫焉今思勉之職視仲山甫未必同而徂齊則同將王命則又同第未知詩所述作能如尹吉甫之壯麗溫厚與典訓並傳否雖然世有聖君不患無賢臣德業既盛不患無歌頌之者今上聖明不愧三代賢主思勉能以古人自望仲山甫之事寧知其果不可冀耶詠歌之士必有敷揚焜燿以炤千古者矣抑尹吉甫之言有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此其部使者之事也

子不能詩請爲思勉賦之

送伴讀朱君之慶府序

聖天子稽古圖治嘉惠九族念親王勸講輔德之官未備無以成藩屏之才也乃二年春三月詔增立賓輔一人佐講讀及書各一人進對皆稱名而不臣坐論道德用賓師之儀甫定適慶王奏薦名士三人請補府僚之缺於是天子以王所舉爲必可任也俱授以官而樵李朱君仲湯爲伴讀將行弟孝寧時爲中書舍人請於朝之大夫士賦詩以餞之惟昔太祖高皇帝以雄才神畧戡定萬方懲前代宗室寡弱之弊

衆建支庶羅列海内宫室服用下天子一等朝之大臣雖三公大將軍皆趨拜殿庭以至親處權寵之隆古莫與倫何其盛哉然而諸藩德業可擬古之賢王者雖間有之而未之屢見豈非處尊崇之極而驕泰易滋左右之臣位下勢卑不能矯其失故耶天子慨然爲深長之思增立輔臣重其職任俾咸知尊賢取友以成令德其爲宗室謀可謂遠矣朱君首應是選其可不知所自重乎人於忠孝不能皆生而知故必貴學學不能無待於人而自達故必資師友之助朱君以講讀爲名王之所講者必先王之正道經義則

安蹈利則危敬慎則獲福忞肆則致凶與賢者同志則光榮與愚者同事則汙辱必懇懇爲王陳之使王享有令名朱君亦預有其美不然徒以祿位爲身計而王國之得失不介於中豈聖明設官之意哉抑豈舍人愛兄之所願哉夫又豈賢王選擇薦進以求益於士君子之本心哉竊聞朱君言王好學有文章其於忠孝蓋出於天性審如是能賦之士可以爲聖朝賀矣

送陳達莊序

君子惡乎無功而忌乎喜功惡乎無名而忌乎好名

功名者人之所宜有而不可有預求必得之心有預求必得之心於功名之間者造物之所不與也禹益之治水土臯陶之治法垂之共工夔之典樂其心知盡其職而已豈願以此功而名於後世哉至今其功名溢於海內而不可揜者以其有無求之心也使皆鑿私逞智以求之則其爲功名也狹矣往年天子念生民之未給恐關市之利或過取而病民也使者四出覈天下徵納多寡之數將據之以爲常斗筲無賴之人不思上之憂憫元元之意競以聰察苛細爲能排摭闤闠筐篋甕盎間物籍其數以爲匿稅而致之

罪郡邑至今狥其數而不能供吏以失職去者相望
小人喜功好名之害至於此其功名亦豈有足稱者
哉適足取敗而已天下何患乎無財能養民而富安
之不求富國而國自富今廣東嶺海之間民富物賤
魚鹽之利最博故其地有鹽課之司其官自提舉而
下朝廷咸慎擇其人四明陳達莊自孝義令遷爲副
提舉人咸稱君忠信有文才可以爲政昔治孝義民
甚安之蓋儒者之達於事者予以謂陳君治此職於
是乎得人使好功喜名之人執財利之柄嶺海之陬
必有受其害者陳君仁民之餘政司其平以懷遠人

東南之民必有受其福瞻駭咨嘆謂國有善吏焉豈非陳君所樂為哉不切切於功名而存心於愛民此功名之所以不舍者也

送祝彥芳致仕還家序

天子新有天下懲前代弛緩不振之弊赫然臨朝體天地之運法日月之明潤之以雨露震之以雷霆大舉廢政而修明之如是者十餘年而始定當是時郡縣之官雖居窮山絕塞之地去京師萬餘里外皆悚心震懾如神明臨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髮出法度悖禮義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實辯臧否誠古所未

有也是以其將守職之官非精強敏給有兼人之材應世之智者鮮能終三年之久獨括蒼祝君彥芳自國初兵革未靖即受命食祿凡十有五年年至七十而以萊州府通判致其政而歸於是士大夫咸稱其賢而歎其獨得也多爲詩美之而祝君亦自喜其老而幸休於家也後俾予序之今之仕而位如祝君者多矣而獲致其事而去者鮮矣獲致事而去者有矣仕十五年而至於今者鮮也古者國之史官書當時之事去其常者不書而擇其鮮有者書之然則祝君之歸使後世有史氏出其在所書乎

送嘉祥知縣葉孔昭朝覲還任序

先君太守公守濟寧踰五年於時三州二十縣長佐數十人皆南方士舉進士能文章有名者凡數輩余獲執經諸君間講論問難而閩士鄭君禮賢丞曲阜葉君孔昭知嘉祥待余尤厚鄭君端方溫直而長於詩葉君慈良和惠而明於易余心尤敬愛焉二君每至先君屏去崖岸相與道性命之理談政事之要以相娛樂予時未涉患不省事以為諸君者可以常相與處未知其樂也洪武八年鄭君以中考遷知陝之同官縣去明年先君亦去官來京師以卒予奉喪歸

天台伏山澤間目不見縉紳士大夫之容耳不聞文章道術之言每憂餘氣定追思諸君過從之盛輒引領西顧歎息而不已然後知昔時之樂誠不可復思以爲二君方有志乎仕予何繇而見之乎今年余偶來京師鄭君適自陜至會於逆旅既爲禮相勞苦即問舊交所在數十人之中已鮮有存者獨葉君儼然治嘉祥得上考朝京師以還爲衆所推譽余又歎當時仕州縣者或聰察強敏或苛刻有威聲人畏而服之今皆無在者而葉君以慈良和惠之儒者衆多疑其弛緩少功而獨存焉則又可見爲政之道在此不

在彼也已而鄭君謂葉君之來朝而還能詩者多歌頌之予最故不宜無序嗚呼葉君旣已過數十輩矣奚待予言哉然葉君先君之故人也先君之爲政以刑不足以止暴則行德以率之以躁不足以制事則持靜以化之故是時先君之政爲東方郡牧首推是道也豈特可爲郡哉雖天下可也今世俗之吏不達大體攈摭細故以爲明深文重刑以爲斷卒之禍及其身而後止其視葉君何如哉葉君以寛厚爲縣而治矣繇是而進乎其大者願無變乎斯道他日朝廷求寛厚者而用之其將在茲乎予雖賤敢爲葉君慶

且以識吾私焉

送劉侯序

天下皆知仕之爲貴也而不知其所繇貴苟徒以祿爵加人而不修其可貴者吾見其賤未見其爲貴也人之所貴乎仕益將以行道焉耳道足乎身施乎人無所作於心雖抱關擊柝之微貴孰尚焉道不足而位有餘君子之所深耻也吾行乎世見貴者多矣求其可貴者未之或見豈果才之難哉才而知道者難遇也劉侯其庶幾乎劉侯爲令象山三年以民情爲賞罰而不恭以私視富貧爲徵發而不可動以利民

姑不安之久而愛之愈久而服之語必曰吾侯而不敢稱其官其意以爲侯者爵之至貴以此加之所以見劉侯之果可貴也而不知劉侯雖爲令其可貴者自若也三代之詩人宜其忠厚也至其怨誹其上斥之爲狡童比之爲碩鼠又何其薄甚矣哉今侯之治民既甚異於詩人之所刺者而其民之忠厚不敢以其官稱之况肯有他哉則其過於周人也遠矣是非特侯之治民爲可貴其民亦可貴也余得不貴之乎安得不稱之乎

送李宗魯序

髮不足者失髮則羞傷指之人無屨則憂彼皆不足
於己也故望於外物也重內苟足特千金之寳視之
如泥塗文繡車馬陳於其庭而目不少顧豈以得失
厚薄動其心哉爵祿之崇卑國之所以榮辱士士不
可以此榮辱其身也而使士亦以此爲喜慼則士之
所貴者鮮矣故有以自適則生死一致也貴賤禍福
一視也無以自適則飽餒寒燠皆可以變色而怨怏
況大者乎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此好事者之浮談
夫聖人之於天下不以物而喜慼得位而道獲行天
也道不得施天也得與不得皆歸之天何以喜慼爲

哉如以得爲喜則將以失爲憂此好名嗜利者之爲非無固必之道也吾固知非孔子事也世之以士名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行合於孔子者無幾孔子之道豈徒言哉知而不信信而不行者衆也臨海李宗魯年二十餘奇傑有偉志入太學貧不能自給人不見其有困容予知其有富貴器也久矣去年釋布衣拜監察御史其容如在太學時今朝廷欲試之於外俾主瓜洲廩粟其言貌與爲御史時無異今之人有得盃羹而自慶者有失一錢而移怒於妻子者彼非不欲強飾其情內無足恃雖欲僞爲而不能也布

衣之於御史御史之於主簿吏其得失亦遠矣宗魯皆不爲之少變豈非果有所恃之君子乎宗魯雖不慕富貴吾知富貴不宗魯舍也凡人可以富貴而不可以貧賤者不足爲君子外物之臨豈足榮辱宗魯哉人苟以其外者賤宗魯非君子之徒也

贈黃叔暘之遵化主簿任序

金華黃叔暘以元名儒文獻公之從曾孫受學於今太史公爲子弟繇齊王府伴讀拜監察御史爲良法官既而出爲北平遵化縣主簿人或謂叔暘生長名冑有美才都要任固宜今出而爲斯職地遠且界邊

大雪烈風薄冬凌春黃沙日夜飄擊街巷咫尺不可辨其氣苦寒其民被狐貉氈裘以居其俗剛愎不可以儒治而叔暘自南之北服食與其水土乖固不便况薄居令丞下勢卑尤難爲莫不爲叔暘憂余曰此雖愛叔暘而云非知叔暘者也夫君子異於衆人者幾何處華顯策肥馬從徒衆而享厚祿能安之而不憂者雖衆人皆然何以見君子至於事有所難處地有所難居勢有所難爲而能不動於心思不形於顔而坦然以爲樂者此惟君子能之衆人則不能矣君子之所樂者道所安者義道在是也義在是也雖蠻

之於中國之外措之於編氓之列猶欣欣而不變況有祿食爲王官乎夫仕固有崇卑顯爲之何如耳爲之誠不以道雖公卿猶無位也爲之誠以道雖抱關之賤猶傳於後世況有人民社稷之寄者乎自斯民之生其達乎位者亦衆矣然至今不泯滅者豈皆達者乎亦人之自爲有以致之耳以叔暘之才其所覩以爲重輕者宜如何而奚以是爲戚哉於是論著然余言請以爲叔暘贈

贈金溪吳仲實序

道本於人心非幽深玄遠不可知也而人鮮知之邪

說惑之耳古之為邪說者其言異其術異其名亦異其心亦自以為異於聖人之道故其說易攻而民之智者不之信後世之為邪說者其言與術皆異至於問其名則自以為儒問其所宗則以為得聖人之傳故智與愚者皆溺焉聖人之道載於經可知矣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聖人沒明道者莫過於子思孟子而二子之所言近而身遠而天下要其原則本之天命語其事則愚夫愚婦皆可知之亦未嘗為窈冥渺邈之說使人不可致詰也後世邪說者則曰文不必博也禮不必約也道之妙不可以言傳也

嗚呼是果道邪以聖人之智睿七十子之傑傑其過於人亦遠矣然而必學於詩書禮樂六藝之文至於終身而不厭彼邪說者則曰六經不必學也必求於吾心倏其頓明忽悟而後可嗚呼是果何道邪且經之作何爲也聖人恐巳之身不能常存以淑來世故載其所言所行者使人取法焉耳今人必謂無所用乎經而可以爲聖賢則邪說者果勝於聖人也耶棄書語絶念慮錮其耳目而不任而僥倖於一旦之悟者此西域之異說愚其身而不可用於世之術也而學之謬自附於聖人而曰聖人之道固如是不特誣

其身而又誣後之學者何其甚惑耶自斯道之不明其欲惑斯民者亦衆矣然墨者不諱其名爲墨楊者不諱其名爲楊申韓老佛之徒各不諱稱其名故放言而驅之則人隨以定其爲害可息也天下之大害莫甚於名是而實非異端其實而聖賢其名此士所以從之者衆也然非彼之過也從之者愚也今有人焉棄稻黍而啜橡栗雖無識者亦知其爲愚矣棄孔子子思孟子而不師而求異端之似者師之孰謂其智耶金溪吳君仲實儒者也學孔子子思孟子之道而不變於流俗者也其爲學甚富其爲文辭甚達是

皆彼之所棄者而吳君獨盡心焉余慕其善爲學之

其自京師將歸故論邪說之害以贈之俾告其鄉人

嗚呼斯道之不明久矣謂余言爲然者其有志於道

者乎

送牟元亮趙士賢歸省序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猶不文也三代以上

斯道明故其文簡三代以降道晦而不章人各以意

求之故其文繁吳之人論舟可一言而喻胡羌之人

終日談而不得其狀知與否之異也聖人之言如書

易春秋之所載孔氏弟子之所述片辭可以善其身

而治天下豈好爲略哉無所用繁也莊周荀卿之著書其辭浩浩乎若無窮於道邈乎未有聞非工於言而拙於道也求道而不得從而以言窮之雖欲簡而不可致耳然其文猶未弊也自夫不狥道而狥人不求合於古而求合於今者始相如開其源崔蔡暢其支魏氏迄乎唐初助其瀾者盈天下天下之言文者諛乎人而已矣宜乎時而已矣何有於道哉唐之中世昌黎氏嘗一反之而道不足以逮文宋之盛時程氏嘗欲拯之而文不能以勝道歐氏蘇氏學韓氏者也故其文昌朱氏張氏師程氏者也故其道醇合二

者而有之庶幾不愧於古乎而天下未見其人也嗚呼今之學者欲復古之文難矣古之道不過譽於人不浮實於辭今則不然譽不過則人以爲慢辭不給則人以爲吝位尊則形於言勢卑則怨於色懷之出戶則裂而棄之矣古之道論是與非也必當賢之與否也必嚴其辨不自棄其身不苟從乎時今之人不然深謀則以爲刺譏正言則以爲擊排志乎道則訾以爲迂慕乎聖賢則謗以爲誕師以是爲諱而不講弟子以是爲嫌而不爲嗟乎今之君子何緣而復古之文乎古之文也質今之文惟恐其不華也古之文

也正今之文惟恐其不阿也古之人所學者道今之人以道爲不必知也當今之世非豪傑之才惡能救之乎匪遺乎今不足以追古匪弗顧乎人不足以明道匪有得乎道吾未見其能文也同郡牟君元亮趙君士賢太學之能文者也國家將望之以復古之文吾喜古道之見於今也於其歸省故與之論文

送吏部員外郎龔彥佐序

士惟不以富貴動其心然後可處富貴而成事功彼眩惑於利達者未得之則覬且慕既得之則誇且肆此其識趣之陋烏能有所樹立於世哉夫祿之以天

下而繫馬于廄常人思以其身易之而不可得而伊尹不屑一顧視焉彼聖人者其心之所存卓乎高出萬物之表而物不得以浼之其於天下之事也何有後之君子未嘗無才也卒之不若古之豪傑立德宏而成功大者其所見者淺而為富貴所怵也使其心有以自樂而不為外物所移何有難行之事乎予少行天下未自重之士與之遊而不可得昔年反乎鄉見龔君彥佐其言確然其貌肅然其自視甚重而不肯少屈於人心固奇之及今十餘年復至京師而彥佐為吏部員外郎視其德如鄉閭時不翕翕以趨勢

不瑣瑣以徇利淡乎自守而不阿而名公卿皆才其所爲予官翰林與彥佐居相隣而班相邇宜可以往來而彥佐非有故不至公事之暇閉門讀書其被服飲食以儉爲本人不知其受下大夫之祿也於乎此可以富貴動其心者哉今年春彥佐居官及三載例得還鄉省墳墓與之友者請文以相其行世以仕而歸故鄉爲榮人能言之若夫彥佐之志可與成功名而其進未已此則人之所未及知而予樂爲鄉邦道之也

送盧尚毅序

昔予在鄉邑士盧君友直以孝友著稱予每過之見其子尚毅方十五六貌質端厚操筆書大字有法市野子弟從其遊者滿堂尚毅坐其中訓飭之莫不帖帖畏服心竊識而奇焉後數年選爲縣博士弟子員予宦學蜀秦間繼而聞其以才領鄉薦入太學繇太學生以事例出爲幕官去年天下大比尚毅就山東鄉闈試在高等今年羣士大會於禮部尚毅預亞榜得爲常德教授將行以贈言爲請嗟乎自予識尚毅至今二十年予日衰且病念昔少壯時意氣豐盈開口論天下事若無難爲者見古人所爲少不愜意

輒抉擿觝排之今年四十有四回視曩日若二人然日默默省已所遺闕惟恐所為或愧於天俯仰班行中上不能致主上下無以潤澤斯民復顧戀未能一旦引去以休於田里每自訟不暇而何以為尚毅贈哉况尚毅自童稚時已為人師今年踰三十治經為文皆不在人後以是而師大郡其不難而易也章章矣而予何以為告雖然古人所謂師云者非止治經為文而已也葢有道德之憲政事之傳其本乎正身以率之而不在法制規約之淺也是以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皆非後世所及今尚毅之父以孝友聞而

尚毅質重不華其爲學必有異乎世俗之學者俾他日湖湘之間聞有師道可稱者安知非吾尚毅也夫

贈劉君序

天下之吏卑者衆而難爲惟其衆也故仕者自意雖有善績終不足以取旌顯於世繇是多毀蔑廉隅與俗相媮汩上下惟其難爲故人無自固之心惟僥倖冀得盈歲月即棄去不省是以廢職多不修闤市之官卑而尤衆者也其不修爲尤甚此雖勢使之然吾意亦謂有志者寡故耳君子之仕爲有崇卑難易哉食其祿則思盡其心上之知否固不暇計苟祈人知

而為善則為善者少矣有志者不為也觀乎居大位者不足見人之志在下位者不廢其職惟有志者能之廬陵劉君思忠以儒被選擢征關市於蘭溪三年恒賦不損於初而民稱其廉行旅稱其惠士大夫頌其能聞其去皆惜之非有志其能然乎先王之為治使有位者皆務修其職非能督之使不敢懈也懲勸之道明焉耳若劉君之為先王之所宜勸者也今上方以治功望於下烏知異於先王之時哉余將於劉君之行徵之

奉教送宣慰使楊鏗還播州詩序

上帝以　大明能慎德撫民付畀萬方禹益之所紀
漢唐之所治爾天際海罔不來臣播州宣慰使臣楊
鏗當中夏甫定即來附屬春秋奉方物貢獻京師訓
教兵民供徭輸稅俗淳盜息比於內郡使介行旅交
稱其能洪武二十七年春入覲蜀都王嘉其忠於天
朝也燕勞寵錫禮秩加等厥既辭有教曰鏗甚忠知
臣職長史宜合儒臣賦詩以送之且命臣序之臣乃
言曰地無遠邇人無中外惟克履道斯為賢能永受
福祿惟忠惟孝皆上帝所賦福善禍淫實命之常環
國之境其地十百於播州以雄長一方者世不乏人

而播之楊氏獨繇唐季逮今六百年祖孫相傳靡有失墜豈甲兵險阻果足以自全耶蓋以能繼忠孝奉臣順而受福於天人也世有負固自驕以取顛隕者視臣鏗之賢爲何如是宜見寵嘉於賢王以華楊氏之子孫豈特傳一時而已哉臣鏗還其宣聖朝及賢王德意以告諸部族俾勿怠則臣鏗之忠可歌者滋大矣然則諸君子之詩殆其權輿乎臣鏗字廣成別號庸齋好學知義理其先出於宋贈太師業世以忠勇稱其守臣節蓋有所自云

送樓君士連謁選入京序

貴玉之因多碔砆鳳之因多鷃名之所在僞之所趨也然良工不以多碔而皆玉君子不以多鷃而嘲鳳務蘊其眞而已玉與鳳何異耶今天下尚儒四方之以儒名者駢錯闕下誦先王之道立傳功於當世者不爲少矣其中眞名而僞行者亦豈無之哉或者見其然謂儒爲不足用殆未之察耳其不足用者豈皆儒也耶疑斯說者曷不於樓君士連觀之樓君金華太史公之門人誦先王之道有年矣其文辭行術粹然不汚公嘗口稱之向者出而應有司之選主宣寧仁壽兩縣簿皆以憂去官雖未究其設施而其及民

者益累見矣使稍崇其階大其職豈不足以成功名哉於其除服而出也吾知其有所遇也夫士患無真材不患不遇有材矣雖不得位弗失令名無材而居尊位多見其無益也古之儒者豈徒誦說浮文云爾哉將以行其所知也聖人之道具乎六經四子之書皆可行也苟舉而措之天下可不勞而治況其小者乎身夫道之不明邪說布乎域中所遵而守者皆法家之言烏在其為儒道也以彼為世守之具則謂儒為不足用固無足怪者世之鄙儒因其言亦曰吾之道止云云耳非世所緩急也繇是聖人之大經墜地

維幸逢斯世有振之之漸然其壞爛已久非一朝夕可理固有志者之所隱惜也吾之此言不於樓君發則將何從而發乎樓君幸以道自處見儒衣冠者則告之曰天子方以儒圖治各務弘道愼勿爲磻爲鷗以累玉輿鳳哉

送解元振先生還廬陵序

於道誠有所得而養之純守之篤則不爲外物之所移習俗之所變彼搖奪於利欲漸漬於汙卑者皆無得於道而然也斯道行乎天地而具乎人心人莫能違之而不能知之或能知之而不能得之是以冥而

居瞽而蹈終其身而不能盡其性之所有加之以富貴則驕處之以貧賤則屈習之以機巧則遷天之全以與之者至於喪失拆裂而無遺是不亦可悲也哉然非其人之過也生也非其鄉學也非其師莫或啟之而戕之者衆無惑乎其不能有得也廬陵自宋盛時爲文獻郡名人碩儒之有得於斯道者後先相望解氏爲郡大族異時嘗有聞於天下元振先生少爲其家良子弟受業諸父濯磨講切以求孔子孟子之所傳既而若有得焉涵焉而益深持焉而益完遂温然爲君子江湖之間多知其名洪武癸酉四川藩臣

發帑徵載士子之文賢王方篤志聖學稽古禮士因蒙召對賜坐從容諮訪元振坦夷愿諒言不致飾而陳義無隱其自守堅確不可變遷王甚嘉奬及其告歸特賜以詩而以朴直稱之復教羣臣咸賦詩以送之今世學古之士藝能才術如元振者雖不多見然不可謂果無其人也至其言行循乎道取舍去就不溺於俗求如元振者其可多致乎是以讀王之詩而不能自已於言既以明元振之學過世之人抑以見賢王以道取人非盛德不能也

送周宗傳省親序

吾台在宋時爲東南文獻郡於時至宰輔者六七人列侍從典方州者以數十計亦盛矣哉官爵之盛不足深道吾獨慕其時道德文章之美形諸事業著於簡冊皆崇偉光大非後世可及豈其時人才素賢乎亦上之人有以化之也曩時俗淪於夷弊陋不振者七十餘年豪傑之士生乎其間者亦衆矣而終有媿於昔心竊痛之以爲盛衰之理常相仍而行庶幾將復宋時之盛乎及今天子立十餘年而吾郡之士稍稍可觀或出而治民或顯於朝廷其所爲輒出他人右固已占其光矣及來太學與其士遊問學士之秀

而人輒推吾台余獲求而遍交之其文辭純美而材
質英朗者果吾台人也余於是益爲鄉邦喜今年上
擇諸生之尤者四十有二人賜襲衣特束帛歸省其
親他或連數郡無一人而台之在行者三人焉周君
其一也上臣庶遍四海守土之吏理兵之將以萬計
而幣帛之賜及其親者數十儒生獨先蒙之豈端爲
諸君哉所以耀天下之觀聽使爲儒者知所勸耳是
今之行雖窮塞絶漠之夫猶當興起爲學況吾台文
獻故邦乎況躬承其賜者乎又況若宗傳之賢者乎
宗傳歸而告吾長者語吾朋友凡生吾台者皆當爲

台自重守官職則先德化後刑罰居田里則崇孝悌厲廉耻以為細民宗傳亦尚考論道德文章之緒益充其所為使他日朝廷講人才之美必先吾台道風俗之淳亦必首吾台而吾台果復宋時之盛吾深望宗傳之行也不然非惟負上之恩亦非吾所望於台之人

送太學趙孝先從軍詩序

臨海趙君孝先為國子生其父老矣當為兵京師孝先奮曰吾不代父誰當為父言者即告祭酒以願代狀未許則言於禮部事聞詔可之釋其父遣歸孝先

得命喜不自勝如疾甚起藥如積雨獲見日月如爵
敍之聯而獲祿位也卽變服以行愛孝先者曰孝先
誠愛父矣然何不自重也有才如孝先蓄德踐行如
孝先有聲名如孝先旦夕當爲美官於朝而以情
請上未必不許也而何急自代爲哉爲世惜才者曰
國家地盡四海執干戈職戰守者如林而少者豈一
兵乎而使孝先爲之也夫以孝先行能用之誠當其
所長於民必有補益課其績效孰爲寡多烏可徇一
夫之私願而失良士哉孝先之友方希直聞之曰愛
孝先者非知孝先者也爲世惜才者安知國家之深

指乎以己觀人則己重而人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也以親視身則身輕而親重苟爲榮辱計而忘大義縱得大位何能一朝安中人且不忍爲況孝先卓卓良士乎聖天子天運神斷以成大業其所舉措不易而審亦明矣豈不知孝先也豈不知兵之用薄得士之效大也辟之天然將欲暑之必先寒之將欲成之必先難之昭昭生於太陰隆隆隱於至微安知抑之非揚舍之非用乎安知萬金之非輕秋毫之非重乎且士之所學以善俗化民爲本孝先一舉而使天下士莫不自濯磨奮發知親之不可遺祿位之不可苟

繇是而子則爲孝繇是而臣則爲忠有益於人紀豈不甚大其於爲人豈不甚可貴乎於是言者謝曰非聖天子之仁不足以遂孝先之志非孝先之知學不能處其身以道信乎士不可不學也乃相率爲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說以序之

送危泰生序

臨海危君孟暘代其父輸作以死其弟國子生泰生請傳於太史公歛其首歸葬泰生之友郭君士淵謂余曰泰生悲其兄之不幸且不得志而歸子何以釋之乎余曰人處乎世父子相聚乎一堂之内朝夕焉

以問其飽饑寒暑跪拜獻薦以致其歡忻而解其悲戚優游順美以養其生此民之幸者以方乎孟賜遭罹患苦以死固爲不幸也然令人之得此者亦有矣而雜然而生寂然而死求其獲書於鄉胥閭史者且不能致况列於史官令孟賜獨有得乎此矣不謂之不幸然則泰生勿以深悲也且士之志上者在道德次者在勳業下者在利祿勳業非位高不足爲則世之仕者特利祿耳使泰生即得之不足爲喜今舍此而去也誦聖賢之言以求性命之微旨徧覽古今之變以觀其得失成敗之[illegible]推之於躬行以從事於古

人道德之學其志之得者不亦修乎而可以瑣瑣之失為戚耶儒者之於患苟非自致之則安乎命而已孟賜之死命也秦生之不遇亦命也命出乎天天其縣人乎哉秦生之父賢而有文章其必議此矣郭君曰子之言非特可以慰秦生且可慰其兄非特可以慰其兄且可以解其父之憂而告其鄉人遂書以為贈

送龔君入太學序

為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遠過於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

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
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爲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爲
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脫乎剽竊誦讀之間而充
焉以爲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
爲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祿所以待賢者固
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爲分
之宜得處卑則覬乎崇仕外則希乎內怨訐而悲戚
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祿乎上之所以勞於育
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
所用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

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亟用之舍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當大任有輕富貴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浦江凌允恭煢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別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爲州里所推予無以贊也然予恐其以所志者爲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送金文舉歸省序

共里閈聯姻戚而相恤者常人之所能勉居異郡生異族而知相拯者惟君子能之自爲孩提而識其面

見吾父兄與之交遊來往吾情與之熟也一旦遇患難不恐而恤之則何難之有生而未之識也長而不與之交也自非志意之相同道術之相感烏能相恤而不厭哉今天子聚天下之才於太學而教之四方之人無所不有而吾寧海惟郭士淵在焉士淵素弱多病一蒼頭侍其行亦老矣去年士淵疾作且數月殆甚既而其蒼頭亦病饘粥幾無所仰其同舍會稽金文舉朝夕坐其側問其饑飽安否烹藥進食時其所欲而奉承之或半夜渴求水即持汲器以往或欲起不能行則扶掖而順其所如及士淵之愈無難色

今年予訪七洞於京師士洞爲酒飲我文學爲之具殺蔬持觴起勸客坐士洞下如事其兄然余屬目觀良久以問士倜士倜以告曰吾與文學兼無平生歡而文學視我如至親我無以報今文學將歸省其親願予有以贈之余於是知文學之爲君子也古之君子視四海如其戶限觀四海之民皆若同氣之親老者父事之幼者撫之而不見其爲他人故居乎鄉則鄉受其惠居乎位則澤被乎民而推之及乎庶類咸得遂其性彼誠知本而然也後世人不知本視其親戚且有乖背之心況同類者乎是以僥倖得位則堅

特其私以行酷虐之政而生民之困久矣文舉方以材爲時所稱祿位之隆其所宜有也余所望者在乎知本耳視其於士淵若此則於民寧有不能加愛者乎且無位而爲善則事難而效寡有位而爲善則勢易而功多文舉於其難者且爲之矣况於易者乎其功名之成也可必矣余重士淵請故於其行道其已能者告其友兄使知文舉之賢而以余所聞者告文舉俾益進乎大者也

送梁宏肖親還廣東序

木不必皆產於泰華求其足用而已玉不必皆出於

捫背惟其可貧而巳材能之士何必皆齊魯韓魏之
國哉苟能任之四海之內無不可用者不善任使雖
鄰里之人猶且相猜烏足爲治乎昔嘗稱南士輕剽
不可當大事此北人自私之論三代聖人非不欲用
南士也限於封域不能有其地雖欲用而不可致爾
春秋寓周之法不鄙季札孔子論學文不鄙子游使
孔子居乎位其將不用南士乎亦將用其才也漢之
時有徐穉節行高當世三國魏晉以後士之可稱者
多南方之人唐之時與魏徵齊名者曰陸贄爲宰相
有行義者曰張九齡贊吳人九齡南粤人也宋之盛

世有杜祁公衍范文正公仲淹皆居吳越間其後立功名有文學者率多江淮以南之士孰謂不足用哉世之取法以為程準者莫過於孔子而孔子未嘗鄙南士言治道之盛者莫過於漢唐宋而未嘗不用南士然則論者果何所本哉其不足信亦明矣今國家知其然凡任人命官惟以材而太學之生海內之人無所不有已可以矯論者之弊而自私之人猶竊竊相訾不置何其甚惑耶夫天之所以授人使為賢愚不肖者一而已何有南北之殊國家盡有宇內視四海皆其閫閾何嘗有所偏厚而云云者譬之羣兒相

詈於慈母之前是可笑其無識也然南士亦有過高誠使能自治其身如古人立乎朝則著忠讜之聲處乎大位則政修而事治論者之喙將自息矣何以空言爲乎太學梁君南粵人也入學二年其師材之其友敬之其將歸覲其親其鄉之人蒙毓道來言吾故以南士之說贈之

贈盧信道序

吾鄉之士多秀而有文比三百載閒其俗凡三變在宋中世相高以文辭逮乾道淳熙後聞大賢君子之風而悅之重道德尙名節褒衣危巾講論性命言行

必本乎禮義閭巷之閒絃誦之聲相接至於元以功利誘天下衆驩趨之而習於浮誇負才氣者以豪放爲通尚富侈者以驕佚自縱而宋之舊俗微矣大明御宇內今三十年屢詔諭四方刻削元之遺弊吾意士俗當復如宋時之美乎官學於外久不與鄉人接未之見也今年臨海盧信道繇鄉貢進士奉詔閱兵籍於山南予獲與之語其氣薰然以和其容嶷然以恭叩其議論出入乎詩書沉涵乎禮文又皆粹然以正一何其善自變也人不知學則已爲學不以宋之君子爲師而欲達諸古猶面山而趨而欲適乎海也

朝廷之學莫盛於朱子博文以致其知主敬以篤其行而審於義理之辨此豈特朱子爲然哉自孔子以來固然矣然則師朱之君子固學孔子者所宜爲也爲士者莫不曰學孔子至考其術業乃與孔子背馳豈足爲善變哉予少有志於學於宋之故俗每有槩於心焉悼流俗之失而喜信道之得之也故因其歸俾告於鄉人使知學孔子必自宋之君子始以復宋之故俗非予之私言也蓋亦聖明詔教之意也

送周景琰入試序

學莫善於自得自得而後能化辟之木然天之生也

潤之以雨露作之以風雷是物同得也及其培植既久其材或可以任梁棟其實或可以適口腹紛綸繁盛各效其用於天地之間爲辛者不假味於甘爲甘者不求助於苦松不必如栢而同歸於可用杞未必如梓而同至於可斲皆成於其所自得而是物者亦莫知其所自繇夫是之謂能化古人之於學其取於聖人之經猶木之待風雷雨露而後生也及其得乎斯理而致其誠守其恒緒爲善人達其奧者爲君子而造其極者爲賢士其所得雖有大小之殊然其才智浩乎不見其窮道術權乎不爲習俗所變未有假

皆陳言故迹而成事功者故古人之於事有所不爲而所爲必名於後世以其自得而化也不善學者則不然非不學乎經也而不足以得經之理誦而習之則有餘推而用之則不達其於斯理也恍乎目而不入於心窺其常而不究其變如觀寶玉於富人之室非不知其可愛而不能使之爲已用故有所爲必勞勩而無成是豈特學者之過哉教之者無其術養之者無其素故耳國朝有天下思得足用之士而任之興學建師積以歲月而考其自得之效數年以前詔以今歲大比至期而郡邑諸生冠帶而集者以千百

計而臨海周景琰與焉景琰才良而氣温蓄乎學而聞於人者已久其所能衆人知之而其所得者衆人則未之知也今將試於有司出而用於世茲其漸矣景琰其爲善人以進於德乎爲君子以化民敦俗乎抑爲賢者以致當今之治垂來世之則乎余心之望於景琰而當世之願於天下之士固然也苟徒誦習陳言以求合於有司之選而不能周一世之用豈吾所謂善學者哉豈當世之願於士也哉

贈林士恭序

黄巖林士恭好學而篤志其父將千兵鎮隣郡括蒼

而母夫人留居故第士恭獨處以奉母則無人乎父
之側欲久乎官所則無以慰母之心輕裘美味奔走
兩州間以致其養問安之使踵相接也士君子聞而
嘉其孝今年秋自括歸省母郡博士蘇公平仲爲文
贈之士恭以予善蘇公也示予於寧海且以贈言爲
請予無言久矣然黃巖寧海同郡也士恭見知蘇公
而予與蘇公故交其道又同也焉能卒無言乎古之
贈言者非以稱其所已能蓋以益增其未至者耳士
恭之能養蘇公已言之凡古聖賢之言孝皆士恭之
所學而自知者也予將何以爲士恭贈哉雖然士恭

亦聞天子之誥之訓者乎旨甘温凊以適其口體定省愉悅以承其心志世俗以爲善事親矣而復有大焉者臣乎忠友乎信兄弟夫婦和以別官以奉法戰而致勇此孝之大要而復有小焉者居處不可以不莊懼其或慢以辱親也言語不可以不愼懼其招怨以危身也精微廣博雖堯帝之平章百姓大舜之愼徽五典無以加之自皇王以來以訓誥化民未有盛於今者也士恭之孝固美矣觀乎此也其亦有所未至者乎苟有所未至其可不加之意乎夫言之善者雖恒人可以爲教而訓誥之所陳聖人之言也雖庶

人不可怨而天子之詔天下所當奉承以行者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然則吾之贈上蔡非予之私言也天子之意而孔子之法也蘇公學孔子者其必有感於吾言也夫

贈劉文仲序 代太史公作

余未冠時游學郡城中與文仲之父劉君彥祥交劉君時年三十餘鬢髯漆黑面雪白褎然衣冠碩頎諸公間方以功名爲志少所推接然獨與余善館於別室朝夕與語甚驩間命其子出拜五男二女長者七八歲小者三四歲言笑啞啞眉目秀朗如畫圖競章

衣袂相追逐則文仲兄弟而文仲其第六子也中更亂離余遁藏山中不至城市者頗久後二十年兵革稍戢郡守辟余爲郡庠師授五經於諸生復見劉君劉君署金華縣典史朝夕奔走大府形容衰憊不類曩時而諸子皆長大有室女亦巳笄且適人矣既而余赴召至南京留官儒臺出入翰林二十年以老引年乞身而歸每念劉君而文仲訪予於浦陽修髯長身大類其父予驚問劉君安在兄弟皆無恙否而劉君作土中人巳十餘年其七子之中惟文仲及一弟在餘五人皆巳死矣嗟乎昔見劉君雖少憊而壯氣

物物不衰安知其遽死哉然劉君年已至猶可不恨至其諸子余乃親見其孩提時嬉劇膝下如昨日耳今死者已死而存者如文仲且近五十爲老成人則予雖欲不耄烏可得也文仲嘗被推擇爲郡邑吏復遷吏北平以省坟墓辭還其來訪我也不忘其先人之交而余也追惟平生之故寧不慨然乎蓋古之仁人見舊故則相贈以言余耄矣欲無言者久矣獨於文仲而有感乃述平昔之所見以贈之使兩家子孫知予與劉氏有故而不忘相交之義云

贈王時中序

攻乎術者不足盡術之妙惟寓乎術者足以盡之天下之術未有不深且博者也苟徒竊竊然學乎其粗而不得於道則吾之精神智慮方爲所役之不暇何繇盡其理而用之善學者則不然於萬物之理無不窮衆理之變無不察心之所得固巳絶出於人繇是而寓於術縱横開闔無所施而不宜豈若專門獨學者之勞且陋哉趙括以善兵自雄一戰而喪軍殺將犯兵法所忌而不知淮陰侯平居饑餓困辱不稍自異於常人及乎爲將百戰百勝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括區區小智栫於一技而不達變淮陰之所

學蓋有出乎兵法之外者其成敗之効宜然也余嘗見世人好論醫而不善治病每爲人言學醫者不足治疾惟學道者乃能知醫聞者或疑其非或大吾言而不省蓋知道者寡無足怪也邑人丁公謂予以臨海王君時中之善醫及其所治奇効甚衆心固慕之而縉紳間多言時中之學包羅恣肆如古方士如近世山林高人其容貌簡寂如儒者其神氣閑定如列仙之流莫能名其術也私益異焉既而余姑之夫盧君有疾殆時中治之而瘳思所以報之時中笑曰是果以恒醫遇我邪使我欲金帛爲王公富人一舉手

富貴終世尚何為於此哉余聞而益異之從而與之言終莫測其為人也嗚呼所謂有道而寓於術者其時中謂邪

贈四明邵貞齋序

今年春余患孩癃踰百日不止肌體瘠憊形容纍然兄弟賓客憂而謀諸人忽之者以為不足治行且自愈危之者以為癃久為蠱久且不可治余疑焉以問四明邵君貞齋君脉已笑曰謂不可治者固謬謂不足治而自愈亦奚可哉然癃之始作也一二日可止今數月矣欲遽而暴攻之則損元氣我將徐守之而

俟其自除既而兼旬而差果斷摻昔之憂者成喜云德君各爲詩文以記其事君以醫聞東海上甚著於治余之疾特其餘事不足爲言也然余獨有感焉自昔天下國家禍亂之生其初未必無可治之道也當其憂而謀禍亂之術才不足者務爲夸言以自高每易之以惑世智不足者過爲危言以料事必難之以驚俗惟其不能燭乎事機之會究乎治亂之原故眩於紛紜之變而不知所以治之若夫豪傑之士則不然其於天下之故以是而始以是而終用某策則速成而勞用某策則淹久而逸炳然默識於心胸之中

而不爲羣議所奪如羲和推筴以考日月之度造父王良執轡而知馬行之遠邇扁鵲見垣一方人而知五藏之癥結無毫髮之不合斯須之不讐苟得其人而任之則烏有難平之事哉若邵君之於余庶幾近之惜乎其所治之未大也余少有志於是嘗辟諸醫以爲賈生善知脉而不善爲方董生善爲方而未嘗言脉周公之於齊魯預知其後之強弱治亂閱數百千載而不爽此眞知脉者也孟子之於齊梁幷其爲治之纎悉而傳之此眞知方者也恨今世無其人與共論斯事邵君言論恂恂然類有道者得無祕之而

未肯發乎於此誠有得焉則喜而德君者非特余兄弟賓客而已也余願於君悉聞之

送李生序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以其材而於其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强也氣不可强也夫其外燁然而温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而直浩然而正雖未措於用吾必以爲美才矣古之育才者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感化及其

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之以天下之大事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辟之大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涵萬彙載舟楫而不難汙濊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沉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會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貲處之恒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

烏能質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其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請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

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懼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夜憂之之不暇奚所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樂也誠有才爲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大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以所得者告吾君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則吾可以

不愧吾之職矣吾之職不負愧則吾之心樂矣豈若無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恒以美才爲上所拔擢任內廷承過者三年今繇左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送王文冏序 代太史盛作

上既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爲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講說日程其

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喻上旨以爲古之有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宗之至今不衰諸生何與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恐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撥以來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冋承命將還告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冋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

家之與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爲之磅礴山嶽爲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材出而宣揚盛美播於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吻者皆當奮躍以効才技況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覩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罔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也尚從

而質焉

送浮圖景暘序

周公孔子之道衰而異端出稍盛其後其說尤熾人趨而信之最深久而遂同稱於孔子曰儒釋世主惡其然欲斥之者有矣然既撲而愈熾既滅而復興惡者之五六不勝喜者之千百延至於今塔廟多於儒宮僧徒半於黎庶西域之書與經籍並用吾嘗求其故以爲楊墨名法之流其說與釋氏雖殊其違聖人之道則一然皆不數傳輒不復續釋氏更千載而不廢獨何哉蓋楊墨名法淺而易知不足以動人釋氏

之術其深若足以追死生之變其幽若可以運禍福之權惟其深也故過於智者悅焉惟其幽也故昏愚之氓咸畏而謹事之而其徒又多能苦身勤行固護而不爲外物所移飾儒言以自文援名士以自助故其根本滋固柯修蔓延纏乎海内無怪其與孔子同稱也然孔子之道猶天然豈以其同稱而損哉有一善可取孔子且猶進之聖人之容物固如是也況釋氏設教一本乎善能允其說雖不足用於世而可使其身不爲邪僻不猶愈於愚而妄行者乎故儒之於釋繼不能使歸之於正姑容之恕之誘之以道傳之

以文然後可使慕入焉四明璧奎曄師年甚少從烏傷龍門海公為弟子性慕儒學頗至其來京師而將還也海公屬予有以告之余非釋氏徒固無所告也然曄師之居烏傷睹土田之沃室廬之稠市廛之富亦以為盛矣人告之以京師為尤盛豈不疑之乎今至京師而觀之然後知其不誣也夫人學於釋氏已久驟而語之以儒道之大不循昔之疑京師者乎在乎造之而已曄師其歸而求焉苟有得吾之言則去周公孔子之道不遠矣

學道之士旣無求於利尤宜乎無所處而不安然居山林者煙霞之與儔麋鹿之與朋去人群遠世勝不獲從名人勝流講說咨問以廣其業其流多失之野宅市朝者交乎王公薦紳以修其文接乎碩師宿學以通其道苟不得幽夐絶特之地盤旋憩息以澄其志其流或近於肆今佛者瑄上人則不然其始去天台而遊京師四方之士多與之善巨公大臣多稱其賢上人日處鍾山大靈谷寺雖近市朝而其志猶山林也今年將住持括蒼之南明南明去郡城爲甚邇有泉流林木之勝而郡博士胥山蘇公之名聞天下

上人道古言行於余覩其儀度通而和質而有文其論議理而節達而不浮翩翩乎佳士也以是而得蘇公與之往來問答其道寧有不進者乎余棄於時而居乎海上日與樵釣者伍欲從蘇公而不可得於上人之行不能無所感焉雖然吾聞古之有道者果有可樂生死不足爲之變窮達不能改其常而況於出處喧寂之細者乎是必有出乎見聞之表者苟得其要則雖與蛙黽雜居而非辱軒冕在躬而非榮蘇公之爲人視無覩也聽無聞也而於理無不察於事無不知豈非庶幾有道者乎上人行尙以吾言問之

寧海儒學教諭葉守嵒

訓導　王一文
　　　丁良啓　較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四終

臨海　丁炅樊
　　　汪一文　濟

寧海儒學教諭葉芸書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五

明邗江張紹謙道益纂定　越州盧演輯訂

十世孫忠爽　十一世孫振節編

淮南後學俞化鵬青嶽重纂　桐鄉姚弘源 同里葉大魁 仝較

十二世孫潛　十三世孫聲沛浩淵重編

記

艾菴記

春官員外郎閩潘侯某清慎有文以艾菴自號或見而疑之曰楚三閭大夫賦離騷以春秋褒貶之法施諸草木禽鳥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蓝荃桂蓋亟

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貸焉歎芳草之變爲艾傷賢者之隨俗以化也尸服艾之盈要以斯人之莫好修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擬而以其所賤者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解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夫創艾自新之意乎夫人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事也絕舊愆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旦之所存超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之名庵其不在是乎會予至京師侯以二人者之言告且曰子以爲何居予曰二說皆是也前之言疑侯

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於進學雖然謂創艾之
自新美矣謂三閭褒貶爲當其實則未可也三閭獨
者也其取物也恒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貶
錄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茝荃桂哉生民之疾
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蓄所能蓄者惟艾爾病
者咸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
也較其功蓋亞於菽粟三閭於菽粟猶未遑取則無
取於艾也固宜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名孟
軻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見賤三閭烏能損其
美哉潘侯以之名庵必有取之矣舍聖賢不信而信

三閭知侯不爲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取類之遠乎且先治己而後功利可及於人創艾所以治己也起疾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用之何如爾若夫取諸保艾以安其躬取諸未艾以慎其終亦未爲無所用也善用言者雖恒言可以成德不善用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則人謂艾爲蕭可也謂爲創艾可也三閭賤之可也聖賢貴之亦可也予從而言之亦未爲不可也於是潘侯嘆曰博哉子之言非惟得我之心抑可正三閭之陋使艾有知死且不朽

余始至滬興邑士戴君元直遇元直長身昂然顧盼峭聳酒酣談論雜以嘲笑辭累千百無凝滯窘蹙態鋒頴橫出氣槩一座余驚駭意其爲奇士而惜余拙訥不能與之往復詰難也二年又見元直其辭譙給斂如故而爲禮恭遜斂戢意若自少昔之所爲者余又驚之疑其有所得而然未暇問也又一年重見於錢塘諸公名士皆在席各吐所長爲樂元直攝衣坐其下俯首斂膝不發一談日暮賓退恂恂揖謝侃然趨去儼若愿愨君子及與之言皆中道理去前時甚遠而諸公亦稱其美不置余大驚而問焉元直曰

吾少時嘗以醫出遊涉吳楚泝淮泗至齊魯往來公卿之間虛左而俟束帛而迎者不可勝數吾時志高氣盛謂口舌間足以成事方以此自才而人亦多以此奇我及今揣之然後知吾之過多矣嘗聞於季父能軒君以為易之遷善改過莫善於益乃以名吾齋吾將歸而求於聖賢之學子意何如余聞之愈大驚世之任意自喜瀕衰老遇挫抑而能悔悟者有之矣未有易慮於壯強之時改節於無事之際者也子見元直於數年之中而三改其德每見異焉非有志於道孰能然乎聖賢之道甚近而易行也人鮮或至焉

名亦正於自是爾以元直之善改過苟從事於聖賢之道旦以爲是而暮已悔之昔之所爲而今覺其非雖日異而月不同可也余蓋將屢驚焉豈特一再而已矣

學士亭記

賢哲之處世爲可以跡論哉當草昧之時世衰道鬱抱經綸之志而不得施安能舒暢其心神流決其情志乎故或放迹於江海或養操於山林求遺世忘累之士而與之遊其意非求其道也蓋寓迹於物耳苟徇迹而論之豈足以知賢哲之用心哉當元至正中

有大儒先生太史公出於金華以道德性命濟世之略爲學學成而四方兵起天下大亂公知莫如何往來山水間著書以自娱時烏傷聖壽寺有千巖大師者磊落善談論喜與吾儒遊公時時過與之語輒連日夜不休當其適意時或攜筇陟崇嶺看雲起卧石床聽泉瀑聲久則大笑而別別巳復會人見其然以爲公樂聞其道豈知公者哉及乎眞人御極僭亂平而四海定公應聘而起居朝廷者十有九年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年六十有八致其政而歸於是大師圓寂巳久矣而龍門海禪師復主聖壽以爲斯寺

公之所嘗遊也乃以洪武八年某月作亭于寺之西名以公官亭爲公而作也海師以某從公學俾記其事某惟昔之賢者與方外交若陶彭澤之與惠遠周元公之於常總歐陽文忠公之與居訥者有矣彭澤惟虎溪一笑元公以鸞名溪以青松名社然不聞有所創造也文忠既去而寺僧某作亭其寺以公別號名之曰六一亭矣然亭作於身後文忠不及見也今海師時公之還而作亭亭成而公氣彊體康肩輿觀覽乎其中此固古之所無而今之所僅有者也其安可無述然六一亭之作文忠之門人蘇長公實

記其事其文傳故其事著某賤且騃何敢僭冒以汙偉跡哉雖然公之跡後必有知不待斯文文以道公之志某固不得而辭也

宋氏爲善堂記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爲太常少卿顯考爲禮部尚書制詞皆皇上所親製以爲公之顯榮於今皆祖考爲善所致公旣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敎諭君景濂告於廟祭於家會其族人於金華之故宅以侈上之恩而敎諭君爲燕居之堂適成乃取制詞之意名之曰爲善所以昭先德且敎後人也君子之爲

善固未害有衆寡天之必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
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誣也自夫異端之說與以
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爲善則可以希於身與家
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使皆有利乎報而爲善於是
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爲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
所賦人之所有者錄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
及乎人大之被於衆庶皆義之宜爲爾豈望其報哉
望乎報而爲善雖有所合於義猶爲利也公之先十
餘世退然處乎田里修詩書禮讓之教行集於身而
積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蓄積者厚矣一日大發

於公之身文章被宇內名譽蓋天下位乎朝廷而推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方繇是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蘄其至此哉雖公亦不預蘄其若此也不預蘄其若此而天卒莫能違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揭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爲愈教諭君年七十餘慕古人之道不息日坐乎斯堂之上訓其子孫者甚至蓋庶乎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爲善之澤其有既乎若上之褒寵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

倘能為公道之

畸亭記

人之所得皆不能全受於天者深則遇於人者必淺合於人太甚者必無所得於天也夫聽盡乎謀而視極乎哲心通乎道而性純乎德此雖皆可能之而未必皆然以其制於天而天不畀之也於此有人焉獨若有得於斯耳也若或曠之目也若或闢之思也若或起之存也若或植之几其舉措猷為皆若陰有以助之者而衆人不與焉謂非深有得於天可乎夫其所得者既已卓然超乎萬物之表矣而又逐逐於衆

人之後求其餘腥殘穢以自飫非惟人不之從而天亦不之許矣故凡特立之士多不合於人非天欲困之也取乎天者已多其不能兼得乎人亦其勢然也自古昔以來惟聖人不常囿於勢自聖人以下多不免爲勢所屈詩之亡屈原之詞爲最雄故原不爲當時所知爲最甚莊周荀况皆以文學高天下故二子皆不遇杜子美李太白詩人之絕羣拔類者也其他以道德才藝困者甚衆夫既有得於此矣其能與彼耶負此以自珍以爲舉天下之貴者不願與易人之見知與否尚何足論莊周謂畸於人者侔於天吾嘗

有感焉會稽楊宗哲爲人精慎不苟少能爲詩居太學數千人中獨以吟咏自娛不求人知而人亦少知之者後得一官爲成都衛知事成都在西南萬里外而知事被儒服處武弁間嘗好論議宜有難合者宗哲一寓諸詩其喜戚逸勞乖違會聚必有所述其言簡而深淡而章往往皆君子之道也間以畸名其亭而請予記予固畸於人之尤者也而何以記斯亭乎然人所志有遠近故所合有大小侔於天者使心之所處身之所出皆與天合雖困猶達也畸於人何患焉向使喪廉恥捐道義而求人之合雖至貴顯其辱

彌大且獲罪於天矣其如天何哉宗哲居於斯亭笑歌自樂洞觀千古果孰爲得孰爲失乎孰爲合孰爲畸乎尚友百世之賢豪而與之俱則夫畸於人也俄頃之間而合於天者不可以數計其畸也烏知其非合之大乎

希蘧堂記

祿位高乎人者可以耀一時而不足以傳百世道德備乎身者可以傳千古而不足以貴當時有志之士將安所取則哉吾之所受於天者推之可以澤天下垂之可以法無窮非特可徼利達也使富貴而事功

昭乎時福澤加乎民君子固有取焉苟徒祿位而已矣則君子奚取乎是漢儒爲公卿者多矣公孫弘之寵祿終身韋賢之父子相繼孔光胡廣之壽考皆當時所指說稱頌以爲善保富貴者千載之後雖庸人孺子皆知輕賤之董仲舒在武帝時最爲不遇屢遭有力者擯斥不得立朝廷而周旋藩國以仁義道德匡正至今尊其學術以爲聖賢之徒士之善尚友者每喜引以自望則夫人之眞可貴者果安在哉世方汲汲於後世之所賤而不汲汲於後世之所慕非其甚惑歟若吾森府長史茅侯大方其所謂善尚友者

歟茅侯有學行爲淮南學者師考績入朝天子召對而悅之擢爲大國輔臣且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期待者甚寵侯以爲布衣而受隆遇懼無以稱聖天子眷知之恩諫爭獻納得大臣體未踰年秦國稱治因大書揭其正堂曰希董之堂以章聖訓且著其志云茅侯爲人敦大和雅不亢不諂其於正誼明道之言深有得焉蓋聞董子之風而興起者歟董子不爲人主所知其出事藩國多遇驕王故匡正爲甚難今茅侯之任也天子嘉其能賢王重其德從容規諷內外推服其所遇於是過董子遠矣雖然劉向嘗稱董

子詡伊呂不能過蓋惜其不得盡行其道也使董子而得大位其可慕者豈不愈多哉蓋祿位者小人得之則彌貴而彌辱賢者處之則彌貴而彌光賢者非以位而貴也道施於人被其澤者衆故其譽聞益賢也今茅侯以盛年逢盛時志意偉然才氣傑然爲知其位不過於董子哉得董子所不得之位而行董子所欲行之道使天下後世有慕焉則侯爲善學古人而不負天子之訓矣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

憂患倀倀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覩其楣間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於茲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耳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答而今年遊浦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爲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已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

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遊吾心者也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倘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爲已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蜣螂之丸糞土乎吾嘗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

爲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隴狐狸窟而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爲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爲斯須以天地爲室廬以萬物爲遊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遊探大禹之穴弔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爲借耶孰爲不借耶惟中幸 此下有闕

綠疇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修德以教野人其

野人力樹藝以奉君子外既素定逸者不以為無用而勞者不以為有勤上下相資恩意交洽鄒魯之盛殆不能過曁其既衰而弊文喪質媮君子以肆野人以病清言宏議者蕩而不簡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為患然善為治者不徇俗以苟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而正之使宜乎人情而已中州之制　江南舉君子野人而一之則民必若其不便周之時閭族咸有師漢鄉邑有三老苟擇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為師則恒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不能過於恒民者雖故家世

族皆序與恒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此豈非近於先王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足以師其鄉而爲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浦陽鄭叔器爲余言烏傷黃君公謹以學行重於鄉鄉民有疑必問焉有怨必赴焉有乏必求焉黃君應之不倦而處未嘗不審率子姓力田以爲細民先闢軒於堂左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常患乎不知稼穡野人常患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天下寧有不治乎黃君居君子之位旣有以教民又率民趨所宜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旌之民胥效其所爲

君子不非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予力之未能也夫闢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俗之盛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具識之使人知黃君果君子也

時敬庵記

禮有因時而宜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夏商之禮定於禹湯伯夷伊尹夫寧有過哉周奚為而損益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益者多不幸而繼之以秦漢秦不足言乎禮而漢又無卓然大儒可以損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

有所創建德不能勝其位人不之信而競攻之故周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爲宜若不可損益也使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本觀其文則爲拘以文觀其本則爲愚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葢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祠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

遊則若憑乎軾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况於體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於思即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從而廬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孝敬之道也焉可深非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制變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學於墓而疏於廟此則非可也永康朱君世庸既葬其親于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覩其草木垣墉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菴於墓之旁以時敬題其額當省之時則致敬焉蓋合禮之

變者因微而故爲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所不棄也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鄞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遙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燈具殽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飭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爲予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

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界一言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爲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較文於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余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叙離違之情以歸田爲望讀之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覩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盞斝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

魚衣有枲絲無求而自足無媿而自適其得失爲何如而余何以爲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於齊梁毀於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爲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尚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已者自勉或者天假佑之閔余母子兄弟之睽於先而俾得介於後也

日獲歸休於家以叙天倫之樂尚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葢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企高軒記

以跡觀人不如以心觀人之爲得也治水也播種也困窮於陋巷也苟以跡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而推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爲然雖君子亦然司馬遷之感憤宏博見於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惟人爲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尚

何異之足較哉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徐君太玄少學老莊書清修有志操執樂事於今藩王府子過其居題其休憇之室曰企高勉其學孺子之爲人也或者以爲孺子處季世而太玄生盛世孺子業儒而太玄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玄衣食於國孺子不屈以潔其躬而太玄以一藝役於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爲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跡居沽中不能害夫凌雲絕塵之趣誠無得於內雖巖棲澗飲而

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污之人耳故在已者高矣雖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况古之高士固有隱於道術者乎在已者無足高縱遠引冥逝欲自爲高而不能也今太玄之跡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顔貌燁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滑者其胸中之所存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眞否乎蓋謂太玄爲孺子同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尤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玄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

有學焉而不至爲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息耕亭記

方子行於越之野遇丈人焉謌而耕油然自得也怪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暑不遑褰疲不暇憩遇長値貴翼然而跱肅然而視側耳眴目如事嚴父强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彼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察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撑舌剌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繇質衰良已逝追討焉蹟欲知其方困而罔

僕是謂學勞舉言行攻萬十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徇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爲不悟尙修其辭逞怪披奇窮精傾思遐觀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廟廊逢迎阿比以取嚬笑胼衆學術宣敷條教物溥人澆機深窮巧竟則致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威劫古人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吾哉而子何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違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吾

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於樂而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鳧浴乎水振翮修羽不勝樂也鷄浴乎土振翮修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勝病矣忘其爲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爲水然後能與水俱冥而不死吾今忘其爲耕矣非特忘其畊且忘其所以畊非特忘其所以畊且併畊者而忘之耕者吾邪非吾邪天役吾邪吾役天邪吾且不知而奚以耕爲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爲治也可幾矣膠膠勞勞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

冀耶余挾而問爲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烏傷王仲縉爲余言其兄仲言嘗學經而好耕爲息耕之亭以休息焉安知無隱君子往來其間乎仲言儻見其人其以吾言質之

艤航軒記

浦陽鄭君仲潛壯遊都會盛麗之區未老而休於麟溪之故宅築室池上修廣如舟狀揭其眉曰艤航時率賓客燕息其間悠然若有以自樂而人莫測也客有嘆者曰人惟內有足恃也然後不恃乎物能不恃於物然後能無物之累而物皆爲吾用世之恃乎物

者亦多矣珪組車馬恃之以爲貴玉帛錦繡恃之以爲富斧鉞兵甲恃之以爲威有自恃之心則所恃者不足恃也惟不自恃者恒有而享之古之君子視衆人之所恃漫不以入其意而惟修其足恃者以徐觀乎千古之道彼非求異於人也審所輕重而較之固不得不與人異也今鄭君之家禮義可以維持數十世室廬器用可以歷數百年而不敝所畜可以惠鄉邦而人望之者以爲舉世莫能抗君顧若不有於已而視其所居爲暫艤之航其不恃於物可知已某聞之而笑曰豈特一室爲航凡天下之物孰非航也覆

適意可喜之物如雲行鳥逝不須臾存乎目者航之
艤也子視子之身自少而壯壯而老曾有一日之息
乎事物之接於身而浹於心者引領而承之莫不可
悅旋踵而却視有可得久存而不去者乎故自人而
言之身世皆航也不可得而艤也自其大者視之鉅
且莫過於天地而天地亦航也亦不可得而艤也夫
天地且不可恃以爲固而況於人乎而況一室之間
乎然天地不能自立也必有立之者不能自爲也必
有爲之者天地有壞而立之者未甞變也人之生有
盡而俾之生者未甞盡也噫航乎果誰爲之而誰艤

之乎吾將與子掇其維振其紀以求之於一氣之始則夫不特於物者其可恃也遠矣

巾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鴈蕩天姥皆穹窿嶉峻爲天下奇觀跡儗乎蓬閬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因諦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宮廬之美高人至郡者無不往遊凡宅於左右者必

危架迥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盡其勢邇且卑其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泉樂觀焉盧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於卑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巾山巖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間焉其有會於人心

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寐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尚語山靈待我東歸尚當約同志重遊因歷

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藏器軒記

無其器與有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為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斵為規矩揉鎔為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營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況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既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於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

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修盡舉三代為治之器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為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為師而習其所為故方其盛時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為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為仁或以似正為義或飾繁文以為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

而咸推之於家而秩然後發之於政教故人之從之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內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循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藏器名其軒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況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為方圓以斧斤為斵削自三代至今無有

與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弗行耳宗魯敏而達於為政爵祿之來不可遏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為哉亦非予之所望也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具滑臑甘美可以為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必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為之以愉色婉容可盡

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爲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爲至大故報之爲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巳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爲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繇名也景衡早遊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於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數千里母夫人在堂以舟車之艱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

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爲不足者所爲必有成而自以爲已至者恒不能進乎道景衡篤志好古以有祿位爲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親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爲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孝爲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爲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聖賢之域景衡年尚壯強爲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也

日宦成而歸奉親爲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景衡爲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爲孝也豈有既乎楊子雲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爲善而已矣

茹荼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益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腑殆不能人竊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而有者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

爲大戚矣或四十三十煢然爲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巳凋逝雖欲自名爲人尚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爲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既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勳業自期視管簫以下蔑如也遊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緣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爲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若天必畀之先安天下之大

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懾氣充盛而不
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
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為奴隷之所訾叱胥夫俗吏
之所困辱心私自喜間以告於先公先公忻忻焉如
不知其駭顧益深意屬之不幸寡佑先公遽棄以去
嗚呼尚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
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恒
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
若寢乎苫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
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衷一家

言以輔翼羣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以爲榮則有矣而豈足以追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前寧海儒學教諭葉守暢

訓導　王一友

丁良譽

　　較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十五終